

《人间世 2》：死亡影像的意义生产

文 / 潘星月

一、引言

“未知生，焉知死”。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死亡”一直是“另类”的禁忌，因“死亡”所具有的不可逆转特性，人们对它的所有认知都来源于想象、直觉和猜测，常常以他者的形式被感知和处理。人们对死者的眷念，实际上是对生命的眷念，人们对死者的恐惧，实际上是对“死亡”的恐惧，即使“死亡”发生，人们也会尽可能地将其对恐惧排除在外，遮蔽死亡、使“死亡”远离真实生活。但“死亡”是每个人都面对的必然结局，是生命的最高限定和所有感知的终点，它的每次出现都在企图引导人们看清生命的事实本身，人们探寻生命和“死亡”意义的脚步从未停止过。

本文认为“死亡”是一种符号。电影作为艺术符号的呈现形式，是“死亡”符号的意义实现载体。依据符号的一般定义，电影所表达的意蕴也必须依靠符号才能得以呈现。电影符号系统经过对镜头语言组合的编码，使其拥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形成对客观世界的艺术化反映。

而在纪录片中情况却不同，作为一种现场性的以真实为导向的艺术呈现形式，它对“死亡”的拍摄却是先验的，它能够真实地将现实世界“映缩”在影像中，以另一种形式弥补了拍摄“死亡”不可逆的遗憾，延伸了生命的存在时间。重要的是纪录片也是一种传达符号意义的系统，由各类符号编织而成，是生产者希望借助于影像中符号所进行的意义叙述，并通过各类修辞机制来呈现表象真实之外的内蕴真实。这是非现场作品所达不到的、直面“死亡”的影像力量，“死亡”的动态和静态被真实地、现场性地呈现在银幕上，而非一种形象的、象征性的非真实影像。所以聚焦纪录片中的“死亡”符号呈现与意义建构更具让人审视、反思的说服力。

《人间世 2》作为一部用真实镜头记录“医院”空间里生死故事的医疗题材纪录片，它充满着各种“死亡”符号意义，透过相关医疗事件真实呈现了一个立体的人间世态，带领观者在直面生死的影像中去理解生死的真谛，在消解此领域神秘感的同时引发人们对于“死亡”这一最为强烈冲击力量的反思。基于此，本文从《人间世 2》纪录片出发，通过分析纪



录片中“死亡”影像符号的呈现方式以及它如何通过符号和纪录片的修辞呈现，分别从直接符号、指示符号和仪式符号三个方面，来探讨纪录片中的“死亡”符号生产机制，解析生产者对影片中“死亡”符号的内在意义；作为日常禁忌话题之一，寻找符号作为方法使纪录片得以成功应对“死亡”主题的规范，并对其生产方式加以阐释。

二、接受：死亡影像的符号呈现

“死亡”，是使一切归于沉寂的标志，被认为是各种符号活动的最终感知。在符号呈现上，镜头在纪录片中通过直接符号、指示符号、仪式符号呈现和建构现场或非现场世界。直接符号陈述死亡的事实，指示符号映射死亡的象征意义，仪式符号传递死亡的文化观念。

死者是“死亡”发生的载体，是“死亡”的身体符号，是展现“死亡”直接的方式。在纪录片中，死者身体的呈现

直接表明生命主体意识信号的丢失，这种展示死者的身体符号运用方式让情感的传达更为直接，在保持纪录片客观的同时也将更为真实的生离死别搬上了荧幕。让观者直面更为真实的生离死别。

纪录片《人间世》的拍摄集中医院这一场域，聚焦患者身体，将镜头架在生与死的“灰色地带”。这一影像中身体符号成了直接表现“死亡”的方式：如病房里患者的尸体呈现，手术台上患者因无效抢救的离开，生产者试图在影像中以朴实的方式陈述“死亡”，从而激发观者对生死意义的思考。

除了对死者“死亡”的直接身体呈现，生产者还将镜头直面死者濒死时的符号呈现。如在第七集《往事只能回味》讲述身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阮怀恩老人在妻子的照料下最终在医院离开的故事，老人最后的影像中生产者展现其老人身体从鲜活到无生命意识的主体的转变。其间，妻子的呼唤、挽留同期声等语言符号的参与，哀叹的音乐符号的渲染，让观者感受“信号的丢失”。

而指示符号给对象以一定的秩序，指明对象的同时也暗示对象的方向，符号与对象之间呈现出因果、邻接、部分与整体等关系。在死亡影像的展现中，指示符号是生产者使用任何符号载体进行的“死亡”索引，引导观者将参与者与“死亡”相联系，给观者一种指示或解释和强调的作用。

比如纪录片中借用心电监护仪上的各项数字符号特征来指示死者的“死亡”。第十集《暴风雪》中黄健“死亡”的画面转场便是医生宣布黄健死亡的消息，“心电图呈直线，不可能回来了”，给人以一种“横跳感”。随之镜头视线停留在黄健的遗体，亲属哀痛的参与者语言符号和心电图上的数字符号一同指示死者的逝去。这时的镜头视线也成为载体完成了“死亡”呈现。此外镜头视线也指引观者如画面亲属一般“沉浸式体验”这一过程，让观者联想到自身的社会情感联结。

对“死亡”的感知在不同的时空范畴中具有不同的仪式叙述，沟通的有效性所达成的心灵契合具有符号传递性。布鲁玛（伊恩·布鲁玛，2010）指出仪式符号是人的死亡与动物的死亡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会引起相应的社会信仰、情绪变化和仪式活动。对于死亡影像的纪录片来说，仪式符号则是仪式活动象征意义的载体，储存、传递着社会的历史文化、生活情感等意义。悼念仪式是典型的仪式符号之一，即一种死亡观念的传递。

悼念仪式符号往往以敬礼、献花祭奠等形式呈现，而背后潜藏着的却是通过行为训练而铭记的群体“共识”。在经过自觉训练后知晓仪式象征某种特定的情感后不断地重复这

种仪式，个人和社会也在仪式的重复中推进情感。第二集《生日》亲属一同前往龙华烈士陵园悼念因公殉职的消防士兵刘杰，其与死者遗物进行“对话”的过程传递对其哀痛情绪的表达，献花、灵堂的祭奠过程和死者与生者沟通的链接完成了此次仪式。通过这种规约仪式来传递哀思，让这种“共识”记忆作为沟通的桥梁，也让“死亡”事件的阐释及其传递成为可能，整体上呈现契合—传递的过程，最终达到个人和社会契合和传递“死亡”意义的作用点。

三、生产：死亡的符号修辞

纪录片中的符号修辞作为一种符号机制，是生产者不仅能准确传达意义而且使表面感知与内在现实更为贴合的处理方式。其功能体现在对影像与现实世界的一般联系和“阻断”或特殊呈现意蕴的建构。有些即使是呈现现实世界的真实影像，经过符号修辞机制后与观者形成互动，却是赋予了不同表意体系的符号意义。学者胡春阳（2007）指出，影像与其说是对向来存在着的事实和状态的发现、披露，不如说是在一系列设定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标准，由一定的部门通过修辞手段建立起来并且通过修辞手段加以认证的一种“构筑”。

隐喻修辞是死亡影像中较为常见的符号修辞机制，指将两种实际不相关的现象与“死亡”事件联系在一起，依附于现实性和非现实性两种隐喻符号的修辞呈现而产生作用的意义，处于生产者意图之下的意义输送。现实性分为隐现（意义）机制和构图（形式）机制两种。形式为意义服务，而意义作为结果。

符号的隐现不仅体现为镜头形式层面的变化，而且表现为镜头间或镜头段落间的符号碰撞，让隐喻机制得以生成，又为符号的隐现提供了动力，从而生产出生产者的观点态度，为生产者的态度表达提供了空间。如第十集《暴风雪》片段中通过隐现符号使观者和商友兰的“死亡”产生联系：“隐”出死者的“死亡”，“现”出生者的如常，一前一后的场景隐喻修辞方式使物是人非的情感更为强烈。

而非现实性的触发机制是在现实世界的基础上，以挖掘人的心理和思考为目的，建构出特殊的“心理梦幻”或想象的特定修辞效果的非现实性符号修辞，具有“反常”的深刻心理和思想表现。它和隐现机制有相同的心理基础，但发展了更高级的形态。但也有可能是从其它机制作用的。

触发机制的具体手法如通过营造“幻梦”镜头段落，第一集《烟花》影像中生产者把孩子们“放入”可以放肆击打癌细胞的梦境里。在这个梦境中，身患骨癌的孩子穿过迷雾、拉开铁门，拿着武器击打共同的“敌人”——“CANCER”字样的冰块，冰块被逐渐击碎，营造出战胜疾病的喜悦，与

现实疾病的痛苦形成鲜明的对比。梦境的修辞方式既触发了事件参与者意识深层中对生命的眷恋和对美好健康生活的深切期盼，又触发了观者对死亡事件的特殊心理呈现的反思，使幻想有了呈现的机制，使无意识有了可以呈现的途径。

除了表示相似性的隐喻，转喻是一种符号相关性，借助于直接对象的相关性的想象性联想。麦茨指出，凭借着对转喻的联想，我们从一个层面或影像到一个相关的层面或影像，寻找令人满意的确定性描绘。在死亡影像的纪录片中转喻修辞则是一种将观者的注意力引向符号对象，可以是任何形态、载体的“死亡”符号建构，不受拘束，因所用具体符号呈现的不同而意义指向有所变化，在符号修辞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

链合机制是一种特殊的转喻关联形式，画面的一幕幕镜头组合形成同一链条，进而产生“喻意”等链合反应。“喻意”链合机制修辞的运用，让事件的发生更合乎逻辑，在影像的呈现转喻某种寓意，使事件的发生具有继发性效果。比如第五集《抗癌之路》在讲到身患三阴性乳腺癌的闫宏薇时，作品运用了丈夫和小孩围绕金鱼死去的对话和处理系列镜头来完成生命的转喻，用金鱼的状态转喻生命的力量，与闫宏薇与“死神”积极抗争后的无奈状态形成链合；初秋医院里的落叶转喻生命的凋零。

技术修辞是在生产者和技术层面对“死亡”进行符号造型所使用的机制，现为焦点、零形式、参数等三类。电影专业术语中将特写定位为技术意义上的概念，指表现被摄对象肩部以上或更细部的影像画面。从技术修辞来看，特写镜头作为景别的一种，可以对某一事件的细节或是局部进行刻画修辞，是生产者刻意让观者以一种聚焦凝视的目光加以审视，具有明显的反常规、陌生化的修辞效果，是现实生活中所难以体察的。美国学者斯坦利·梭罗门（1986）曾提出如果摄像机和拍摄对象之间的距离越近，观众观看的投入程度更高，在情感上参与的程度越大。在“死亡”符号的建构上，特写镜头的技术处理成为“眼睛”对死者的焦点凝视，显示出这一镜头的刻意性，激发观者对“死亡”的“恐惧”猎奇心理，“死亡之眼”的呈现方式让观者获得了新的视角和体验，是一种窥视死亡的实现从“凝视—思考”过程的途径。给观者留下触动心灵的“死亡”思考，让观者沉浸于影像时完成了自我实现，更具感染力。另外纪录片中也有许多表现或等待个体“死亡”审判的特写镜头。

作为“零”形式的空镜头，是能指“缺失”所指存在的特殊现象，是有“意味的空白”。在纪录片影像中人通常以“零”的技术镜头形式存在，空镜头修辞表意不仅是镜头的过渡和



影片节奏的节奏表明符号的缺失的同时也表明了意蕴的不在场，进而参与意义的建构，以“诗意”的艺术化方式结合画面中具体的物象符号象征对“死亡”意义的强化，更好赋予符号意义的多重性。

在纪录片后期制作中，色彩是光学参数（滤镜、光圈等）的集合，生产者根据光学参数的调节呈现不同的修辞效果，色彩随参数的不同而变化，使纪录片这一真实题材有了多元化的艺术处理。这类修辞在呈现“死亡”的影像中得到较为主要的运用，比如黑色往往是和“死亡”联系最为密切的色彩，在镜头表现上也多以消色符号来暗示其人物的“死亡”，具有强烈的视觉表意效果，给人以视觉上的“死亡”冲击力，直接带动观者的情感，进一步加强“死亡”符号的意义。

四、结语

纪录片因其体裁的规约性，强调应该发挥制造真实“幻境”的独特优势，通过多元的符号形式综合运用符号元素，来满足多层次的呈现诉求，这些符号元素像一双眼睛去寻找现实生活里的芸芸众生。

本文把《人间世2》中的“死亡”符号看作一种用来消解个体对死亡本体、属我性的感知并建立了一个现场性体验的符号生产意义空间。正是这种现场性的真实影像使死亡的呈现成为可能，让观者通过不同个体的故事展现走进“死亡”，正视现实社会生命意义的价值，明白何为“死”之形和“生”之实，从而激起内心最深层的体会和反思，帮助现实中的人们接纳和追寻“死亡”，与“死亡”和解，赋予死亡此在积极的意义。《人间世2》的价值也就得以体现。总之，言说“死亡”、展现“死亡”，并不是以死为目的，而是从影像的“死”中了解现实的“生”。

【作者简介】

潘星月（1997—），女，土家族，重庆黔江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读硕士，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员，主要研究方向：媒介与艺术生产。